

景明刻本鹽邑志林

鄭端簡公今言類編

鹽邑志林三十四帙

黃岡後學樊維城彙編

後學

姚士麟

訂閱

劉祖鐘

孫男鄭恕材重較

經武門

兵權

馭夷

定變

兵權

國初立大都督府皇姪文正為大都督節制中外諸軍事以其權太重尋設左右都督都督同知都督僉事洪武十三年庚申又以其權統於一衙門設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分領在京各衛所在外

都司衛所其在京錦衣等親軍上直衛又不隸五府若有征討之役以公侯伯及三等眞署都督充總兵官名曰掛印將軍其在外鎮守地方武臣原無掛印至洪熙元年乙巳二月始頒各鎮總兵叅將佩印總兵六人雲南黔國公沐晟征南將軍大同武安侯鄭亨征西前將軍廣西鎮遠侯顧興祖征蠻將軍遼東武進伯朱榮征虜前將軍宣府都督譚廣鎮朔將軍甘肅都督費瓛平羌將軍叅將四人交趾榮昌伯陳智都督方政征夷副將軍寧夏保定伯梁銘都督陳懷征西將軍後設薊州淮安

總兵皆在畿內不得掛印稱將軍京營操練之法
洪武時止爲五軍營分大小教場與城外城內操
練永樂初分爲三大營曰五軍營有步隊馬隊專
教陣法曰神機營皆步隊肄習火器曰三千營皆
馬隊專扈從出入管車輦寶燻等事每營以公侯
伯二人充提督某營總兵官景泰三年壬午于肅愍
公謙建議立團營揀三大營中壯健士卒團練就
於三營六提督中揀二人充提督團營總兵官卽
於五府中蒞事文臣提督以兵部尚書是年團營
總兵武清侯石亨遂請故都察院改爲帥府天順

元年

丁丑

罷團營成化元年

乙酉

復立團營尋罷成化

三年

丁亥

又復團營團營之兵名爲頭撥初團營分

爲十營後增爲十二營一營以侯伯都督等官一

人爲坐營官有事出征不必揀選但撥某營出征

則某營將領其營士卒啟行承平日久團營非復

操練之舊又立東西官廳名爲聽征蓋三營變爲

團營團營變爲東西廳也 祖宗微意不欲武臣

權重在內營操官止管操練者無開設衙門亦無

印信在內五府有衙門印信理常行政務至於營

操非特命不得干預蓋五府三營十二營職掌不

相侵也至於出征亦不止大將一人必選二三人
名位謀勇相等者相叅用之出師之日賜平賊討
賊平虜平胡征夷征虜等印或將軍或副將軍或
大將軍隨時酌與必由兵部題請五府亦不得干
預事平之日將歸於府軍歸於營印歸於朝其意
深矣今考洪武三年庚戌征胡以信國公徐達爲征
虜大將軍平章李文忠右詹事馮勝爲左右副將
軍御史大夫鄧愈湯和爲左右副將軍是時達
未封魏國公文忠曹國公勝宋國公愈衛國公和
中山侯皆未封也四年辛亥伐蜀以中山侯湯和爲

征西將軍江夏侯周德興德慶侯廖永忠爲左右
副將軍入瞿塘潁川侯傅友德爲征虜前將軍濟
寧侯顧時爲左副將軍出秦隴永樂四年丙戌征安
南以成國公朱能爲征夷將軍西平侯沐晟新城
侯張輔爲左右副將軍是時晟未封黔國公輔未
封英國公永樂十二年甲午征胡安遠侯柳升領大
營都督馬旺陳翼程寬金玉副之寧陽侯陳懋左
哨襄成伯李隆都督朱崇副之豐城侯李彬右哨
遂安伯陳瑛都督費瓚胡原副之成山侯王通左
掖保定侯梁瑛都督曹得副之都督譚清右掖新

寧伯譚忠都督馬震副之是時上親征故不立

將軍副將之號宣德五年

庚戌

禦胡以陽武侯薛祿

爲鎮朔大將軍總兵官恭順侯吳克忠爲副總兵

武進伯朱冕奉化伯藤定爲左右叅將此意又非

但欲分其權益亦難其人以一將將十萬其材豈

易得哉嘉靖庚戌

二十九年

虜窺京師朝廷釐革營務

罷團營仍爲五軍營內分十二小營改三千營爲

神樞營神機營仍舊三營共設總督京營戎政公

侯伯一人協理文臣一人五軍營副將二人練勇

叅將二人叅將四人遊擊將軍四人神樞神機營

各副將一人練勇叅將二人佐擊將軍六人以昌
國公故宅爲戎政廳給戎政之印柳葉篆文虎鈕
如將軍所掛印通計京操凡大營三內分爲小營
三十副將以下三十人人坐一營副將用眞署都
督叅遊佐擊用眞署都指揮或都督大抵統軍不
專於一人練軍不專於一人行軍不專於一人皆
有意焉

團營始於景泰三年于肅愍公

謙

建議也兵制本

三營一曰五軍肄戰陣一曰神機習火器一曰三
千備宿衛此三營中選健銳者合營團操故曰團

營然原營之名終不改如軍選自三千營團操於
立威營卽名爲立威三千營五軍神機亦如之是
三營之有團營卽選鋒也今又於團營中選官軍
別名東西官廳操練名聽征而聽征者亦不足用
兵部尚書提督團營將校以黜陟所在乃肯奉法
若別設一尚書專領營務彼知其權輕不肯受約
束掌印尚書又恐一旦有警督營尚書便當統兵
四征又力辭營務耳

嘉靖丁未

二十六年

秋兵書陳經被劾王以旂代陳未

幾以河套議出陝西總督邊務劉儲秀代之劉循

例疏辭 上怒削籍去趙廷瑞代之不半年兵部更四尚書近年兵書最久者張瓚邊事大壞自瓚始瓚有才畧無奈其好貨何

嘉靖壬寅

二十一年

北虜孔棘兵書張瓚恐統兵出禦

於會推總督文臣疏中歷舉往年禦虜皆遣都御史故事奏下吏部時文選郎中謂余曰往時邊事急推總督文臣皆兵部會府部諸衙門議上今乃移吏部又必欲推都御史奈何余曰渠負 國恩邊事大壞今猶爲此奸巧渠獨不知虜棘本兵自出乎天順五年孛來寇陝西馬昂統兵木麓川之

役王驥嘉靖初河西之役金獻民皆本兵也景泰
時于少保謙自請行邊嶺南蠻反用兵久無成功
議設兩廣總督于少保亦自請行此獨非故事耶
已而廷推首上瓚次毛伯溫劉天和三人皆兵書
毛掌院劉督團營又次起用翟鵬內批用鵬

紫荆之有提督都御史自孫祥始也薊州之有邊
備都御史自鄒來學始也皆景泰初事嘉靖庚戌

二十九年

俺答犯京城畿內設官多矣紫荆有艾希淳

又有侍郎翁萬達經畧薊州有吳嘉會又有侍郎
何棟提督通州有都御史王忬天壽山有都御史

許宗魯坐院都御史商大節經畧京城內外若景
泰時都御史又有河間蕭啟真定陸矩保定祝暹
居庸王竑巡關侍郎江淵紫荆白羊倒馬大理卿
孔文英少卿曹泰寺丞段信泰尋改叅贊京圻涿
易真保通五路軍務

南贛與湖廣福建廣東相連流賊易起鄖陽與陝
西四川河南相界流民易聚故江西湖廣既有撫
憲此則又設提軍撫治之官也南贛山深而人狡
鄖陽土曠而民貧

永樂十七年十二月勅五軍都督府北京留守後

軍都督府兵部邇來軍伍空缺器械損敝互相蒙蔽欺誑百端豈欲賣朝廷危社稷乎其急整飭違者必殺無赦

馭夷

國朝取天下於胡元順帝遁去而名號尚存不得

已常遣使欲與通和順帝崩其子愛猷識理達刺

稱帝塞外洪武五年

壬子

上書諭元幼主欲其通

好遣使取其子買的里八剌北歸初買的里八剌

爲我兵所獲封崇禮侯留京師七年

甲寅

遣使送崇

禮侯北去愛猷識理達刺死其子脫古思帖木兒

立脫古思帖木兒卽買的里八刺也二十一年脫

古思帖木兒爲其下也速迭兒所弑諸酋立坤帖

木兒爲可汗而猛哥帖木兒爲瓦剌王是時虜數

侵邊魏國公徐達宋國公馮勝涼國公藍玉頰國

公傅友德西平侯沐英成祖晉王周世子相繼

討虜虜益擾我塞下建文二年庚辰虜中衰亂其大

酋脫列干等乃款塞三年坤帖木兒亦遣人歸款

北平是年坤帖木兒死鬼力赤立爲可汗永樂元

年癸未遣指揮朶兒只恍惚等書諭可汗通好不聽

再言諭亦不聽已而鬼力赤與瓦剌相讐殺始皆

遣人入貢然亦數寇邊四年書諭可汗通好勿拘
留我使不報六年書諭本雅失理是時鬼力赤衰
虜中立本雅失理爲可汗七年遣給事中郭驥使
虜通好虜不從殺驥上怒乃封瓦剌酋馬哈木

爲順寧王太平賢義王把秃孛羅安樂王以撓本

雅失理而遣淇國公丘福武城侯王聰同安侯火真靖安

侯王忠安平侯李遠五將軍出塞討虜五將軍入虜伏

敗沒於臚胸河八年成祖出塞討本雅失理及

其臣阿魯台十一年遣人招阿魯台十二年瓦剌

叛侵邊成祖北征瓦剌是時瓦剌數攻敗阿魯

台阿魯台乞保息塞外遣使奉表稱臣貢駝馬
上曰虜性黠詐勢窮來歸非其本心然天地覆育
豈有所擇納其貢使封爲和寧王久之生聚畜牧
蕃富遂叛我拘留我使數寇邊二十年圍我興和
成祖怒出塞討阿魯台阿魯台北走班師還是年
阿魯台弒其主本雅失理而自立本雅失理妻率
其屬來朝乞居內地避之二十一年 成祖又出
塞討阿魯台阿魯台時爲馬刺木之子脫歡所敗
二十二年阿魯台部落侵塞上 成祖又出塞討
之自順帝至鬼力赤凡七世其二世不可考洪熙

元年馬哈木破阿魯台欲自立衆心不附乃立元
孽脫脫不花爲王居漠北宣德元年阿魯台脫歡
各遣人朝貢是時瓦剌強而阿魯台弱八年阿魯
台遣人自遼東入貢 上勅總兵巫凱曰往年虜
使自大同宣府入今乃迂路從遼東來謹防之瓦
剌殘阿魯台阿魯台遣人來告瓦剌之難賜勅撫
諭之阿魯台爲瓦剌所敗死脫歡遣人朝貢告殺
阿魯台阿魯台子阿卜只奄來歸以爲中府左都
督正統元年丙辰脫歡與其酋朶兒只怕讐殺脫歡
遣人貢馬且通兀良哈女直伺我塞下二年脫脫

不花遣人貢馬四年五年數貢馬亦數入塞六年
脫脫不花及其太師也先遣人貢馬八年又貢馬
也先者脫歡之子也當是時脫脫不花弱而也先
強也先又以其姊妻脫脫不花數年間挾脫脫不
花遣人竝入貢馬凡得賜金帛無筭使人皆館京
師逾春始遣還桀驁不恭時時殺掠道路我往來
通事變詐出好語告以中國虛實也先因與通事
言吾有子請婚南朝公主通事皆許給之曰吾爲
若奏 皇帝皇帝許爾也先大喜誇諸酋曰吾且
進聘禮十四年春遣二千人貢馬曰此聘禮也朝

廷初不知答詔不及和親事也先大愧怒七月大
舉分寇大同宣府塞上諸城堡多陷沒羽書紛至
遣駙馬都尉井源等四將軍統兵四萬出禦虜太
監王振力勸上親征八月庚申至土木車駕北
狩十月虜復至京師索大臣出議和迎車駕以通
政司叅議王復爲禮部侍郎中書舍人趙榮爲鴻
臚卿出見英宗辭歸時瓦剌可汗普化卽脫脫
不花也遣使貢馬尋和十一月也先又遣使索大
臣議和皆不許景泰元年吏部辦事吏徐鎮上疏
言京官潛遣家歸民心驚懼乞禁止時虜酋阿剌

知院遣人貢馬請和賜勅答之虜遂至大同宣府
京師戒嚴阿刺又遣人貢馬也先亦遣人至居庸
關我遣禮部侍郎李實大理少卿羅綺指揮馬顯
偕阿刺使人至瓦刺貽書可汗賜勅也先及阿刺
而脫脫不花遣皮兒馬黑麻貢馬至京又遣右都
御史楊善工部侍郎趙榮都指揮王息正千戶湯
胤勣偕皮兒馬黑麻使虜而李實等及也先使人
把秃至京把秃還賜勅也先八月丙戌楊善等奉
英宗還京居南宮 景皇宴瓦刺使人於奉天門
英宗宴之南宮已而脫脫不花也先各遣人貢馬

賜勅也先稱瓦剌都總兵答剌罕太師淮王大頭
目中書右丞相二年也先強盛劫奪脫脫不花而
遣人貢馬三年遣書瓦剌可汗是年也先逐脫脫
不花收其妻妾太子人畜獻良馬二告捷逾月也
先又遣人貢馬請命使往來 上曰正統中緣使

臣往來構隙幾危宗社今聽虜使朝貢優其賞宴
便遂勅邊鎮練兵防虜十一月宴瓦剌使臣太尉
察占平章哈只呵力等二千九百四十五人於禮
部是冬也先及其諸酋乞黃紫織金九龍紵絲及
金酒器藥材顏料樂器佩刀諸物禮部言龍袍金

器非所宜用乞勿與與藥材諸物數年間也先人
每至京輒幾千人出入驕恣歐守衛掠人財物至
欲騎入長安門稍稍約束卽彎弓持刀欲奪馬殺
人通事都督昌英每好語沮之不聽輒侮罵貢使
尚在京時時入塞捕掠人畜將官請勦又以通好
故恐貪功啟隙不欲與虜戰虜益驕東結朵顏西
交哈密脇赤斤蒙古往來窺塞下四年正月瓦剌
使還勅也先曰太師求答使朕恐使交構彼此懷
疑以故不遣太師遣人多二次三千餘人邊將堅
請謝絕朕念太師忠義姑聽使人入京自後可少

遣遣時與總數文書否守關者閉不納太師並各
頭目差正副使二十二人陞都督都指揮指揮千
戶等官賞金相犀帶九級花金帶九素金帶三花
銀帶一其三千餘人貢馬貂鼠皮賞織金綵素紵
絲二萬六千四百三十二絹九萬一百二十七衣
靴帽萬諭太師知之是月也先攻敗脫脫不花奔
兀良哈依沙不丹沙不丹殺脫脫不花也先遂自
立爲可汗十月也先遣哈只貢馬貂鼠銀鼠皮書
稱大元田盛大可汗田盛華言天聖也末書添元
元年下禮官會議答書吏科都給事中林聰言輒

稱可汗不可宜諭以順逆安遠侯柳溥言宜仍稱
瓦刺太師并下廷議禮官胡濙等言大元田盛大
可汗固不可從若可汗乃隋唐以來北狄酋長之
常稱非中國所禁稱爲瓦刺可汗便 上令再議
儀制郎中章綸言稱可汗則彼益強橫稱太師則
彼必慙憤封爲敬順王或稱爲瓦刺王便再下廷
議濙等復言稱瓦刺可汗便言官盧祥李鈞路璧
等以爲不便宜仍稱太師 上曰也先雖桀傲亦
能敬順朝廷宜如議稱瓦刺可汗勅文武督兵大
臣曰也先擅易名號其所遣使從大同來或從宣

府甘肅來奸計叵測京師備禦不可不嚴爾等其
選兵訓練條上長策聽便宜行事并勅沿邊守將
十一月瓦刺使臣貢玉石五千九百斤却令自售
也先弟賽因諸酋並遣人貢馬時也先新立恐諸
部不附欲與中朝通好貢市往來不復深入寇掠
然數年賞賜費亦不下百萬天順初也先有平章
哈刺者逐也先走死部落遂分散而孛來癘王子
強孛來殺哈刺立小王子小王子之名始此不知
其所自起孛來尋弒小王子天順二年春孛來寇
陝西三年秋寇大同抵鴈門烽火達於京師俄又

寇宣府五年寇河西入蘭州關隴震動六年孛來
衰而毛里孩阿羅出猛可三曾逐孛來共立脫思
亦稱小王子脫思者故小王子從兄也小王子弱
不能馭而諸曾毛里孩阿羅出孛羅出始入套爭
水草不相能以故不敢深入爲寇時遣人貢馬成
化初阿羅出結朮加思蘭孛羅出結毛里孩各爲
黨出入河套我漢人被虜去及罪人走塞外者又
爲之鄉導元年遂入榆林塞二年毛里孩入寇陝
西三年又入榆林塞入大同塞是年朮加思蘭殺
阿羅出併其衆而結滿魯都滿魯都僭稱可汗以

亂加思蘭爲太師脫思不知其所終五年孛羅出
亂加思蘭入榆林塞又入寧夏塞掠至固原六年
阿羅出毛里孩也烈忽屢入陝西塞八年都御史
王越總制關中軍務言自虜據河套邊人大擾乞
搜套復東勝 上遣武靖侯趙輔爲總兵出搜套
輔以疾還遣吏部侍郎葉盛行邊上方略盛言增
兵守險便河套東勝之役未可輕議遂止九年冬
虜遣人貢馬十年虜寇大同宣府及莊浪寧靜深
入鞏昌平涼然亦遣人貢馬十二年寇宣府十三
年寇宣府滿魯都亂加思蘭遣桶哈阿忽刺千七

一百五十人貢馬駝五千當是時乧加思蘭女妻滿
魯都欲代滿魯都爲可汗恐衆不巳服又欲殺滿
魯都而立幹赤來爲可汗滿魯都知之索幹赤來
乧加思蘭匿不與遂相讐殺十五年滿魯都殺乧
加思蘭併其衆十六年滿魯都入榆林塞尚書王
越率兵出塞捕虜至威寧海斬虜首四百三十七
封威寧伯十七年亦思馬因入大同塞十八年又
寇大同十九年入大同宣府塞二十年戶部尚書
余子俊提兵禦虜虜退去是時虜衆分散反復相
殘並陰結朶顏伺我塞下卽貢馬諸酋各以部落

通中國恐中國左右以故雖深入彼自相猜不能
久留內地未幾滿魯都衰而把禿猛可稱小王子
及其太師亦思馬因知院脫羅干屢遣人貢馬弘
治初把禿猛可死阿反立其弟伯顏猛可爲王虜
中太師官最尊諸酋以王幼恐太師專權不復設
太師三年伯顏猛可及其諸酋與瓦剌酋并遣人
貢馬時馬文升爲兵部尚書僉都御史許進巡撫
大同進數條邊事戎政修明中朝大臣知進進疏
至輒允下進嘗貽書小王子言通貢之利小王子
瓦剌二種聞進威名遣哈桶察察少保等貢馬凡

三年三貢多至三千人少不下二千皆從猫兒庄
入留大同遣數百人至京師當是時伯顏猛可幼
新立瓦剌亦衰以故數年間我無虜患七年遂大
舉寇陝西十年寇甘涼其酋火篩小王子部落也
最強悍結諸部寇大同宣府歸正人言虜謀且深
入勅侍郎許進督軍劉大夏轉餉禦虜又召王越
總制陝西軍務經略哈密是年虜亦貢馬十二年
虜迭入榆林大同寧夏塞亦遣人貢馬十三年火
篩入大同宣府塞京師戒嚴火篩屢寇邊獲財畜
日強盛跋扈與小王子爭雄糾諸部入寇 上遣

都督李澄守潮河川張晟居庸關襄城伯鄜紫荆
關侍郎李介經略宣大王宗彝黃花鎮天壽山及
居庸白羊關史琳紫荆倒馬關備虜是秋虜入榆
林塞冬入偏頭關十四年秋火篩入花馬池至固
原大掠自後虜寇關隴輒由花馬池矣十五年秋
虜入大同塞時劉大夏在兵部秦紘總督陝西軍
務十六年虜入榆林塞十七年兀良哈結小王子
寇邊小王子遂稱求貢否且深入諜言虜諸酋期
分道並犯黃裏黃裏者華言京城也 上召見內
閣劉健等議兵事是秋虜入大同塞 上銳意討

虜太監苗達數請出師大夏力言不可乃已是冬虜入花馬池清水營攻陷清水營起楊一清經略陝西正德元年改一清總制軍務一清請復守東勝據河套水草之利會 泰陵崩逆瑾專政一清去不果是年大夏致仕四年冬虜入花馬池殺總制尚書才寬先是小王子太師亦不刺有女許嫁小王子而小王子之弟阿爾禿廝娶爲子婦小王
子恨之欲殺阿爾禿廝亦不刺是年二酋奔出河套入西海攻破西寧諸族據其地而居之二酋尋歸小王子未幾亦不刺殺小王子長子阿爾倫台

吉復走入西海八年虜入宣府塞十年朵顏北虜
入馬蘭谷殺叅將陳乾是秋虜深入固原平涼十
一年春虜入榆林塞秋入宣府塞十三年入寧夏
塞大掠秦隴十六年虜入花馬池瓦剌西徙與土
魯番相讐殺小王子三子長阿爾倫台吉次阿著
次蒲官嗔阿爾倫台吉二子長卜赤次也明皆幼
著稱小王子阿著死衆立卜赤稱亦克罕卜赤死
而不及兒台吉稱小王子或曰不及兒台吉卽也
明或曰卜赤子也阿著二子曰吉囊曰俺答阿不
孩亦不剌部從吉囊火篩部從俺答而小王子種

落又盛

外夷封王如朝鮮安南占城海島諸國來朝貢者
各以其國名封惟琉球封中山山南山北三王今
存中山王北虜封王者四人韃靼阿魯台和寧王
瓦剌馬哈木順寧王太平賢義王把禿孛羅安樂
王西域二人哈密忠順王阿端安定王西番七人
正覺大乘法王如來大寶法王闡化王闡教王輔
教王贊善王贊化王
土魯番一名土爾番在火州西百里古交河縣安
樂城也城方一二里地方四面皆山氣候多煖少

雨雪土宜麻麥有瓜果羊馬之利人皆屋居信佛法多僧寺城西二十里有崖兒城城僅二里居民百餘家相傳故交河縣治又云古車師國永樂十二年行在驗封員外郎陳誠使至其國誠言西北百里有靈山最大有夷人言此十萬羅漢涅槃處也近山有高臺臺伴有僧寺寺下皆石泉林木從此入山行二十里至一峽峽南有小土屋屋南登山坡坡有石屋屋中小佛像五前有池池東有山山石青黑遠望紛如毛髮夷人言此十萬羅漢洗頭削髮處也循峽東南行六七里登高崖崖下小

山纍纍峰巒秀麗羅列成行峰下白石成堆似玉
輕脆不可握堆中有若人骨狀者甚堅如石文縷
明析顏色光潤夷人言此十萬羅漢靈骨也又東
下石崖崖上石筍如人手足稍南至山坡坡石瑩
潔如玉夷人言此辟支佛涅槃處也周行羣山約
二十餘里悉五色砂石光焰灼人四面峻壑窮崖
天巧竒絕草木不生鳥獸鮮少云甘肅大抵無北
虜患專鎮防西夷夷種中土魯番最好狡宣德五
年始遣使來貢正統以後亦嘗來貢成化弘治間
番酋阿力阿黑麻父子擾我西鄙虜我哈密忠順

魯番天方撒馬兒罕三國如日落諸國各甚多朝
貢絕少且與土魯番諸國不相統弘治正德間土
魯番十三入貢天方正德間四入貢稱王者率一
人或二人三人餘稱頭目親屬嘉靖二年八年稱
王者天方至六七人土魯番至十一二人此兩來
貢正統以後亦嘗來貢成化弘治間番曾阿力阿
黑麻父子擾我西鄙虜我哈密忠順王罕慎陝巴
拜牙卽是時專伺哈密至正德遂數犯我甘肅語
在哈密傳中嘉靖十一年西域貢稱王者七十五
人貢使至二百九十人禮官夏言請國稱一人王

內閣張孚敬言西域稱王者多恐彼自封授或部落相稱先年入貢稱王亦有三四年間撒馬兒罕至二十七人內閣言先年亦有稱王至三四十人者併數三國耳乃今土魯番十五王天方二十七王撒馬兒罕至十三王併數則百五六十王前此所未有況所稱王號原非舊文卽有同者地面又異弘治時回勅書國稱一王若循撒馬兒罕往年故事類答王號人與一勅恐非所以尊中國而嚴外夷也自後各執賜勅率其部落貢不如期使不如數任意往來勢難阻絕驛傳勞煩宴賜頻數竭

我財力以役遠夷計亦左矣
上從言言當是

時土魯番強殘破我嘉峪關外七衛及城郭諸國

地大人衆非復陳驗封誠奉使時矣

和寧王阿魯台文皇封之卒宣德間子阿卜只

奄率其家屬部落來降授左都督其子後陞錦衣

指揮使英宗賜姓名和勇以紫荆香爐功擢至

都督同知勇子忠忠子誠襲錦衣使

洪武十五年壬戌命翰林侍講火原潔等編類華夷

譯語上以前元素無文字發號施令但借高昌

書製蒙古字行天下乃命原潔與編修馬懿赤黑

等以華言譯其語凡天文地理人事物類服食器
用靡不具載復令元秘史參考以切其字諧其聲
音既成詔刊布自是使臣往來朔漠皆能得其
四夷館分十人所設通事六十人大通事有都督
都指揮等官統諸小通事總理貢夷降夷及歸正
人夷情番字文書譯審奏聞

永樂壬寅

二十一年

上北征五月駐獨石大閱將士英

國公輔安遠侯升寧陽侯懋武安侯亨陽武侯祿
隆平侯信應城伯亨新寧伯忠興安伯亨馳射應
城伯不中罷其領兵隆平侯稱疾不至降辦事官

永樂七年丑遣太監鄭和王景弘侯顯率官兵三萬下西洋凡西洋功次卽非斬首選法不得減革十三年乙未行在吏部驗封司員外郎陳誠上使西域記凡十七國

正統十四年巳虜至京城榜購能擒斬也先者賞萬金封國公景泰元年購殺也先者賞銀五萬兩金萬兩封公官太師殺伯顏帖木兒喜寧等賞銀二萬兩金千兩封侯

正統巳年十四孟冬虜犯京城石亨欲盡閉九門以待勤王之兵于肅愍公謙力爭請同亨率兵出

營德勝門外與虜對壘已而虜被我砲擊死者近
萬人大沮退石亨奮欲躡擊肅愍公又力爭縱虜
令北去出戰所以護京師縱虜所以安

上皇也

恭仁康定景皇帝初封為郕王正統十四年

已巳七

月

裕陵

英宗正統

北征王居守坐闕左門西面見羣

臣八月

裕陵北狩

皇太后詔立其長子

憲宗為

皇太子郕王監國坐午門攝朝廷臣班劾王振監
國倉卒未有處分廷臣大哭錦衣指揮馬順振黨
也叱且退臺諫王竑等憤粹順捶死且索毛王二
長隨二長隨亦黨振廷中太諱監國起且退兵部

侍郎于謙

肅愍

趨上掖監國止頓首曰請殿下坐監

國復坐問曰爾意云何謙進前密對數語頓首下

監國遂曰百官前振罪當赤族予請 太后行誅

未晚順罪亦應誅今擊死勿論又令左右縛二長

隨至立命將軍瓜擊二長隨死命都御史陳鎰籍

振家玉盤徑尺者十四珊瑚樹高六七尺者十數

金銀十餘庫馬數萬匹誅振姪錦衣指揮山夷其

族移監國入坐奉天門左以謙爲兵部尚書翰林

侍讀彭時

文憲

商輅

文毅

入內閣九月丙子監國以太

太后命卽

皇帝位詔改明年

庚午

爲景泰元年大

赦天下遙尊 裕陵爲 太上皇帝尊皇后錢氏
爲太上皇后虜遣使致書書詞悖慢答書言中國
已立 皇帝天下兵力強盛行當決戰以羅通孫
祥爲副都御史守居庸紫荆關勅翰林侍講徐瑄
等十五人分鎮要害糾合義旅防護京師是秋虜
脫脫不花寇遼東不樂出寇陝西都指揮岳謙至
虜營虜知中國立皇帝十月也先殺馬大宴復尊
上皇爲天子行賀禮曰將奉天子還京也喜寧導
也先給 上皇還京遂入紫荆關孫祥走死京師
戒嚴于謙上禦虜方畧出石亨楊洪於獄中以爲

總兵官以王通爲都督及鴻臚卿楊善守京城孫
鏜衛穎范廣張義張軌雷通分兵守戰監以侍郎
江淵給事中王竑葉盛文莊程信亨洪安遠侯柳溥
統兵出戰盡移郭外人入城令虜所過堅壁清野
固守勿與戰急散官軍通州糧百萬入都城盡焚
都城外積芻十一日也先擁衆至城下謙及亨統
兵出禦虜虜見我師堅不可撼喜寧嗾也先邀謙
及王直胡濙五六大臣出議和索金帛萬萬計衆
皆知虜詐不出以通政司叅議王復爲禮部侍郎
中書舍人趙榮爲鴻臚卿出見上皇卽辭歸虜

通京城謙亨出德勝門閉門對壘約戰以 上皇
在虜中未敢輒動已謀知虜移 上皇西我發大
砲擊虜虜死炮下者數千人斬其酋鐵頸元帥亨
及其姪彪又戰彰義門清風店皆捷也先稍却謙
請大出 聖旨榜文潛遺虜營中諭回達奚漢有
能擒斬也先來獻者賞萬金封國公疑虜十六日
也先出居庸伯顏帖木兒奉 上皇出紫荆 楊洪
孫鏜 范廣等又擊虜於涿州紫荆固安虜敗去自
是不敢深入論功加謙少保總督軍務尚書如故
亨封武清伯兼太子太師提督京營洪復封昌平

伯彪遊擊將軍以都督郭登都御史任寧守大同
尚書石璞侍郎劉璉都督朱謙守宣府都御史羅
通都督范廣守山西朱鑑守鴈門都御史王翺守
遼東王文陳鑑劉廣衡更出守陝西王通守天壽
山鄒來學爲僉都御史提督京東軍務左都御史
沈固出大同叅謀軍事平江侯陳豫守臨清

劉文安公

定之

陳十事其八言賞罰曰石亨于謙等

將兵禦虜未聞摧陷羸羶迎回鑿輅但迭爲勝負
互相殺傷而已雖不足罰亦未足賞今亨自伯爵
陞爲侯爵謙由二品陞爲一品天下之人未聞其

功而但見其賞豈不怠忠臣義士之心乎今宜使
亨等但居舊職勿授新陞以崇廉恥之節以作敵
愾之氣夫旣與而不忍奪者姑息之政也旣進而
不肖退者患失之心也上不行姑息之政下不懷
患失之心則治平可計日而望矣時羅通亦以爲
言然自德勝之役之後也先再不敢窺我居庸紫
荆者誰之力也

北虜凡求貢必糾諸部落在塞上挾我我邊臣幸
其緩入許奏聞入貢轉展二三月虜必深入往歲
鴈門太原之禍皆然總督撫鎮所奏番字文書往

往誇述也先之事中間又多不遜語通事人不敢
譯聞止云內多番字不能盡譯豈四夷館分地專
業而不解番文乎

景泰元年

庚午

七月癸亥禮部右侍郎李實及也先

使臣把秃等至自瓦剌寧陽侯陳懋吏部尚書王
直文等言實至自虜中言虜欲和且還大駕又引

實至

上皇

正統

所上皇諭虜請和非偽慎勿疑阻

朕需少物作人事汝歸爲朕取來朕得南還卽令
朕守 祖陵或爲庶人朕亦甘心乞再遣實奉衣
物禮幣奉迎 上不聽曰虜謫叵測實歸楊善復

去不必更使卽以迎。上皇意勅也。先附其使去。便丙寅懋直等再上言。往者脫脫不花阿剌遣人議和。皇上不吝一介。今也先悔禍。專使行成。竟不一報。適啟戎心。後患無已。下大臣再議。丁卯實上言。臣自瓦剌還時。也先與臣約。八月五日來迎。上皇臣言需歸朝。請旨未敢竊定期約也。先言正使卽未遣。須先遣一二人同我使來報。不然勿謂我失信。遂令諸小會偕少卿羅綺收還大同宣府。塞上部落臣過懷來。見官軍出郊芻牧。收禾轉餉。虜言可信。臣復命日。蒙召對。詳述虜情。近在廷大。

臣累疏未允臣將命講和其欲遣人迎復定約期日臣特傳也先口語伏望俯從羣言別遣材智大臣往迎雖虜情變詐不測亦可塞彼無詞不然直在彼曲在我猶豫趙趙過期失約復欲遣使或又以命臣臣自揣愆期決不敢往彼此相疑和議不成則上皇終不可復干戈終不可息邊鄙終不可寧矣疏入復下大臣再議是日把秃等還諭也先曰把秃等至悉議和之意顧前已遣楊善趙榮齋書幣至可汗及太師專爲迎朕兄太上皇帝朕念朝廷自祖宗來待瓦刺甚厚一旦因嫌構

隙連兵太師既能復修舊好朕亦當勉從所請繼
今益宜上順天意下順人心休兵息民以實前言
把禿等回特頒賞給至可領也所言欲送還大駕
實朕至願果出誠心卽令楊善等奉迎還京朕當
永保和好太師其深省之是日懋直等復請再遣
實奉迎 上曰俟善還時御史畢鑾等翰林檢討
邢讓皆疏乞迎駕不聽已巳善至虜營庚午也先
引善見 上皇是日定議也先遂奉餞 上皇

景泰三年

壬申

秋七月御用左少監阮浪侍

英廟

正統

南宮浪下內官王堯者往蘆溝橋抽分浪以南

宮所賞鍍金梁扣繡茄袋鍍金結束刀一把與堯
堯歸飲錦衣指揮盧忠家蹴毬褌衣忠因見其袋
刀非常制遂令妻進酒醉忠解之俄而入皇城白
裏行太監高平以爲南宮欲謀復皇儲令浪遺堯
以袋刀賞忠求外應堯竟以此與浪義子趙縉皆
凌遲沒產浪入詔獄炮烙煨煉苦慘備至卒不承
死獄中天順復辟元年丁丑二月平忠亦凌遲贈浪本監
太監命儒臣撰文立碑官縉子銳錦衣試所撫鎮
成化二年東虜董山糾衆入寇三年武靖伯趙輔
克總兵都督王瑛封忠爲副左都御史李秉督軍

率漢番京邊官軍五萬討之董山降送京師放歸

廣寧趙輔李秉曰山不可宥請誅山九月分左軍

出潭河柴河越石門土木河至分水嶺右軍由鴉

鶻關喜昌口過鳳凰城黑松林摩天嶺至潑猪江

中軍自撫順經薄刀山鮎魚嶺過五嶺度蘇子河

至虎城期日會兵進勦朝鮮亦遣中樞府知事康

純魚有沼南怡率兵萬人過其東走我兵擣賊巢

虜遁擒斬俘獲虜指揮若女等千人班師指揮張

額的里率妻子乞降朝廷憐而釋之明年留韓斌

為副總兵防守築撫順清河靉陽諸堡

三十九賀

弘治甲子年十七六月虜中走回人云聞虜中欲擄

黃裏黃裏者京城也時北虜小王子求貢朝廷既

許而不至且聞有異謀又走回人云朵顏頭目阿

爾乞蠻領三百人與北虜通和小王子與一小女

寄養引誘入寇而大同亦尋叛於是秦陵宗欲

出軍召劉東山面議東山力言京軍不可輕出

上曰文皇朝頻年出兵逐虜數百里未嘗失利

對曰文皇時何時也有糧有草有兵有馬又有

好將官所以得利今糧草缺乏軍馬罷敝將官鮮

得其人軍士玩於法制不能殺賊且又因而害人

徒費財物有損無益師遂不出

嘉靖庚子

十九年

辛丑

二十年

北虜吉囊俺答連入太

原直至平陽潞安大同將士不用命山西諸將望

風潰散不肯力戰總兵王陞伯爵李綦張達及巡

撫龍大有劉臬相繼下詔獄四總兵論死兩巡撫

成邊已而四總兵千方營解得脫死立功自贖輒

以功報得復舊物兩巡撫尚未脫士伍

嘉靖庚子

十九年

北虜破大同塞溪入山西時兵部

三尚書張瓚掌部事毛伯温掌都察院事劉天和

提督團營皆不肯帥師禦虜起都御史翟鵬於家

總督宣大偏保山東河南等處軍務駐大同境上
鵬質直端勁外若恟幅內有經緯不善附權貴通
賄遺有前輩大臣風節柄臣惡之北虜退摺撫細
故閑住明年虜又至諸大臣益畏懼莫肯出大同
復起鵬提督如故以防禦功歷陞兵部尚書甲辰

二十二年兵部議掣防秋兵太早虜直犯紫荆 上大

怒逮鵬詔獄謫戍邊行至河西務借宿民家不納
告之鈔關主事王事撻民家留鵬宿民家告之東
廠以聞遂復逮鵬瘦死錦衣獄先是樊繼祖爲總
督喪師失律且殺良民報功侵費帑金數十萬以

厚賂巧媚得無罪

陝西修邊正德初楊文襄公

清

建議經理爲逆瑾

所惡被逮去兵部以修墻議是上文貴張霖曹元

三人乞簡一人繼成其役瑾不肯盡取修墻銀鎔

爲大鎚入瑾私室至嘉靖八九年王恭襄公起督

陝西修花馬池一帶邊墻三百里甚堅壯可恃先

是寧夏巡撫徐廷章延綏巡撫余子俊皆有修邊

之功史琳亦嘗請經畧花馬池邊塞而秦襄毅公

爲總制不以爲然止築肆伍小堡弘治甲子

十七年

乙丑

十八年

虜大入花馬池塞殘破陝西以是簡用

文襄竟爲權奸所沮

大同人趙小挨者極狡黠通虜嘉靖己酉

二十八年夏

以守臣差至京覘我虛實庚戌

二十九年

春小挨去虜

中久之回言虜強盛請撫鎮用一妓詐稱總兵女

送虜曾俺答求和撫鎮大怒杖之四十小挨遂走

從虜墩軍數招之答曰直至北京正陽門外始與

爾等再相會是夏大同總兵張達副林椿皆死於

虜總督侍郎郭宗臯巡撫陳燿被逮廷杖謫戍邊

起復尚書翁萬達代宗臯未至兵侍蘇祐出總督

趙錦代燿時薊州巡撫王汝孝憤喜峰口外夷人

猛可等索賞無厭兩出境撲殺諸夷恨我亦數入
塞遂通虜七月大同仇鸞總兵報俺答糾河套吉
囊子狼台吉部落及遼東達子入寇又報虜東行
將犯獨石八月 萬壽聖節前二日巳巳虜自獨
石邊外東行甲戌至大小興州乙亥王巡撫爲口
外陳通事所詐報虜自大小興州往西北去且曰
請寬主憂臣辱之慮坐收安內攘外之功是日虜
遂至古北口外丙子王巡撫又報虜到古北口外
被我軍射退及奪獲馬匹數多必不能入是日申
時虜已入古北口二鼓報至京城戒嚴丁丑黎明

陸錦衣炳分布官校於皇城四門兵書丁汝夔發
勇字四營兵分駐城外威字四營及三大營兵守
城令九門各文武大臣一人監督甘肅巡撫王儀
駐守通州吏部侍郎王邦瑞提督城守軍務僉都
御史商大節提督巡城是日未時保定巡撫楊守
謙統副總兵朱楫叅將祝福兵駐東直門外叅將
馮登兵駐安定門外守備井田兵駐崇文門外戊
寅仇總兵統副總兵徐珏遊擊張騰兵駐朝陽門
外巳卯虜在白河東岸仇總兵諸軍迤邐移營東
行是日宣府副總兵孫勇遊擊賀慶兵駐德勝門

外 上賜仇總兵平虜大將軍印賞銀千兩蟒衣
一襲陞楊巡撫兵部左侍郎提督內外官軍截殺
賞銀四十兩紵絲三表裏時京城諸惡少凶徒往
往羣聚言內外文武大臣家積金銀數百萬虜卽
近城我等放火搶諸大臣家諸大臣懼言城外有
邊兵可恃宜移京軍入護皇城勿驚闕廷於是邦
瑞請九門各添兵千人巡捕官軍分營東西長安
街大節請九門城上各添兵千人丁尚書請於十
王府慶壽寺各駐一營營三千人於是城外之兵
掣入城者大半是晚宣府總兵趙國忠統叅將趙

臣孫時謙袁正遊擊姚冕山西遊擊羅恭兵駐小
榆河遼東叅將楊應竒總兵李琦山西守備劉潭
遊擊柴縉兵皆相繼至郊畿是時虜在白河東岍
殺掠人畜庚辰至河上辛巳渡河西北行結陣東
郊散遣三五騎或十餘騎旁都城殺掠焚廬舍日
夜火光不絕直至東直門外馬房執內臣八人去
俺答縱歸上番書言求貢及朶顏引路事城外居
民被傷千萬成羣奔京城城門閉不肯開萬口號
慟聲徹西苑 上令開門聽民出入是日虜掠我
婦女酣飲大教場中是夜宣府趙總兵等兵在小

榆河與賊前哨對壘仇總兵等亦還兵駐京城東北壬午零賊往來京城後六門外殺掠人畜癸未虜至鞏華城西北益出輕騎近京及西山口殺掠甚慘 上震怒御奉天殿宣諭羣臣是夜逮王儀叅將劉錦下詔獄甲申逮丁尚書楊侍郎廷訊是日虜住西北郊乙酉逮汝壽希翰革兵侍謝蘭職方郎中王尚學戶書李士翱十三司郎中周魯等職與工書胡松俱戴罪冠帶管事侯事寧處治是日虜至白羊口丙戌 上怒甚急欲殺丁楊索法司奏當急法司持未肯上 上益怒夜逮刑侍彭

黥左都御史屠僑大理少卿沈良才等廷杖五十
降俸五等法司遂上擬丁楊死律是日虜半從橫
嶺口出懷來張家口丁亥丁尚書楊侍郎死於西
市是日張家口虜落川去半自白羊口復回東行
趙總兵夜遣健卒八十人往天壽山四面放銃賊
疑我有伏不敢入紅門己丑仍出古北口去勘奏
者言虜殺我男婦六萬擄去四萬掠雜畜數百萬
焚廬舍萬區通計男婦死且掠者益六十萬當是
時城外京邊軍竟不曾與虜一戰儀士翽閒住蘭
降南太僕卿魯外任松奪俸汝孝希韓尚學謫戍

留鸞總理京營戎政珏代鸞鎮守大同邦瑞以侍郎掌兵部事俄改協管京營戎政史道以兵侍掌部事尋還邦瑞理部事爲尚書而召趙錦代邦瑞明年春邦瑞自陳削職趙錦代邦瑞爲尚書戶侍傳鳳翽代錦松亦自陳致仕歐陽必進代松

京師在北平宣府大同視周漢唐朔方近有言止守居庸鴈門此乃誤國之賊又或言盡撤山西兵專力并守大同亦非良策大寧藩籬鴈門門戶藩籬以禦外侮門戶以固內防二者皆不可缺

沿邊諸鎮惟遼東最易治虜寡亦弱又糜我官賞

交市且地饒魚米鹽馬近年撫臣於敖減賜物又

計殺虜曾遂失虜心嘉靖丁未二十六年撫臣胡宗明

因虜屢來侵掠撲殺虜百八十人虜大恨戊申十二

七年春結衆深入遼西殺掠人畜萬計宗明及總兵

戴廉罷任聽勘起李珏代宗明珏未行被劾得留

用珏素有才操履亦慎大獄謫戍後起撫山西遂

不及曩時

廣寧遼陽間中有三岔河皆閒田我戍兵遶而守

之若取而屯牧焉我地益廣邊備益省馬端肅文升

李康惠承勛二公皆嘗議復此地不果蓋三河匯流

土地沃衍草木茂密又多魚蝦之利三衛夷人牧
馬其中若奪其生業兵隙必開且地多沙陀土亦
疏惡三河並趨時遭墊沒不若守我封疆之爲愈
也

河套古朔方我朝自正統後漸棄東勝於是河套
遂爲虜巢然亦時去時來近年吉囊俺答二酋連
歲殘破秦晉久駐套中先朝大臣屢有復套之議
成化八年遣吏部侍郎葉文莊公盛行視文莊以
爲未可輕議特繕障增戍謹備之便九年遂移延
綏鎮城於榆林此余肅敏子俊經畧之功也王恭襄

公瓊又以肅敏爲失策嗣後楊邃菴亦屢議及河

套然亦財力不給不敢力主其事旋議旋罷嘉靖

丙午

二十五年

侍郎曾銑自山西移爲陝西總督上言

復河套事內批嘉獎然中外皆知兵弱財窘且無

文武將吏恐挑強胡禍不可解然亦顧忌莫敢言

者銑區畫兵食關中騷動人有怨言又請戶部銀

多至四百萬兩人益不喜銑又劾河西總兵咸寧

侯仇鸞鸞被逮會丁未

二十六年

仲冬澄城山裂而移

者相去四五里有分崩離析之象是冬臘月辛未

京師大風霾

今皇帝

世廟

敬天疑畏以套議問輔

臣分宜

嚴嵩

言貴溪

夏言

左右銑爲此議者臣不得預

臣亦不能止不敢言

上遂大怒逮銑奪貴溪輔

弼官以尚書致仕而咸寧侯

仇鸞

又發

曾

銑匿出塞

喪師諸事賄貴溪得解及河套不可復狀上益

怒貴溪行至丹陽逮繫入京銑事下錦衣訊上又

下法司會官擬銑罪法司言銑犯無正律上怒

令再議竟論死銑爲御史時計擒遼東叛軍有功

陞大理寺丞又尋陞僉都御史巡撫山東時山西

被虜數寇殘移銑山西山西二年得無虜患又寇

陝西時陝西總督尚書張珩謫戍銑代之貴溪至

京論死坐交結近侍律也

朶顏在漁陽塞外福餘大寧建州海西在遼陽塞外皆我藩籬食我桑黠懷我好音久矣今皆通迤北爲我邊患恐數年之後北虜見京東塞外水草畜牧之利將并朶顏建州我東塞亦與北虜爲隣如宣府大同矣亟諭東虜無引賊入室自受其害如景泰時事諸曾或有悔悟者不然憂未已也

大同古雲中宣府古上谷虜入大同塞必犯紫荊倒馬入宣府塞則犯白羊居庸自獨石邊外順潮河川南下則古北口黃花鎮不能禦矣大同宣府

有重兵古北口黃花鎮兵最弱

沙州漢燉煌郡今爲蒙古衛川邊

川四

古塔赤斤卽

漢屯田柳中地今爲罕東地瓜沙赤斤等處番達本皆一種枝大族分因地異名耳

四夷何以首安南也我郡縣也次兀良哈何我武衛也哈密女直非歟羈縻之虜非我官長也兀良哈之有三衛以靖難歟非也大寧之北有三衛也蓋自洪武始也其南據大寧也乃永樂始也將復交趾而收大寧乎都統之議夷且啗我革蘭台以來駸駸乎我貳矣棄哈密而撫女直乎哈密罷我

河西女直扞我遼東也土番入哈密而嘉峪不驚
胡虜通女直而山海弗靖矣朝鮮何以次兀良哈
也知禮教也大國也琉球小夷何以次朝鮮也學
于中國也何以終韃靼也非勅寇乎我勝國也盛
衰之運中國有安危焉以故別考而存之戰守之
畧可幾而得矣高皇何以有海外之使也更始
也成祖西洋之艤不已勞乎鄭和太監之泛海與
胡濙之頒書也國有大疑焉爾羌三王胡四王我
厯厯焉西番五王世優之何也不能爲我深創也
苟因俗而治之得相安焉可矣西域何以不得浮

南海也王公設險假樹渠焉如之何使其縱橫出入幾徧宇內也海島之夷勤我封使往來之禮歟夷不言往來往來言諸侯也四夷來王八蠻通道未聞有報使焉然則領封可乎奚爲而不可也陪臣請命于京師王人致命于海上非往來乎嗚呼均覆載者天德也辨華夷者王道也昔也夷人入中華今也華人入外夷也喜寧田小兒宋素卿莫登瀛皆我華人雲中閩浙憂未艾也是故慎封守者非直禦外侮亦以固內防也池魚故淵飛鳥舊林人情獨不然乎彼其忍於捐墳墓父母妻子鄉

井而從異類者必有大不得已也嗚呼德惟善政
政在養民盍亦反其本矣不然而欲郡縣我子弟
武衛我干城烏可得哉

曲靖雲南之襟喉也洪武十四年九月朔傅友德
藍玉沐英三將軍率甲士三十萬南征偏師由永
寧趨烏撒大軍由宸沅趨貴州大軍遂克普定進
攻曲靖僞梁司徒達里麻果悉精兵十餘萬屯曲
靖拒我師我師急趨渡白石江遂平曲靖而潁川
傳復城烏撒以通永樂之兵克七星關以通畢節
之道雲南亦破而僞梁王

方國珍

走死滇池

麻陽之役師老財匱言官論奏竟爾中輟初廣貴

二省撫臣謀議不合起萬治齋鏜

嘉靖二十一年

勘處治

齋不欲用兵力言撫便已有端緒遽召還京已而賊復出抄掠湖撫姜儀貴撫王學益請合兵進勦楊叅將赴湖過辰州爲賊所縛姜畏罪上言王兵失期不至內批切責務期盪平四川巡按袁鳳鳴遂劾王逮下詔獄以李義壯代王用兵數月日費千金官軍頓挫人畜殘破遂罷兵姜降三級外任蓋勦旣無功撫又失策矣自古南蠻與北狄不同四夷經見者自三苗始干羽兩階今可鑒也本朝

累有征蠻之役未有得全勝者蓋寧河武順王時
然矣

西南夷自國初爲梗洪武己巳

二十二年

征南將軍傅

友德帥二十四將軍分駐湖廣四川練兵防西南
夷友德尋召還時中原既定而西夷屢叛用兵無
虛歲

嘉靖丁亥

六年

田州之役寔姚東泉之功也是年六

月三日進兵兩廣漢達馬步官軍士兵打手殺手
共十萬二千七百七十七員名分爲五哨凡攻破
巢砦九十五處賊猛殞首歸順子邦彥竄死齊村

馮爵死富州岑約死逕村韋好陸綬諸惡目俱被

擒斬惟盧蘇王受未授首比東泉歸陽明王守仁以

撫處為策蘇受來降矣陽明又以八寨之討被

旨詰責贈謚卹典停罷并平宸濠寧庶人之功皆不

錄新建之封終其身耳東泉錦衣之廕亦罷是時

前勦後撫皆謂無功難乎任事矣

嘉靖壬寅起故右都御史萬鏜治齋為副都御史勘

處湖貴蜡爾山夷情明年萬疏有曰此夷先是宣

德七年用兵十二萬攻圍九箇月勦賊過半正德

七年用兵五萬攻圍四箇月勦少撫多今初擬用

兵六萬期以半年臣博訪各賊巢穴如蜡爾等山
接連三省當其險絕之處晦冥之時一夫拒守百
夫莫前與其多兵以冒險而犯欲速之虞不若減
兵以存糧而圖持久之効乃減兵三萬大抵以勦
之威行撫之恩今雖平定但地方大壞極敝苗夷
易動難安目前雖已寧帖而後患所當預防遂條
上方畧專意防守不事征進後至丁未遂大用兵
兩省騷動迄無成功萬又嘗有書與中朝人士其
畧曰苗賊巢穴如蜡爾雷公等山峒接連湖貴四
川周廻千數百里猩猩所居人跡罕至其懸崖鳥

道莫可躋攀狹路羊腸不容並足且竹箐叢生彌望無際幽巖曲澗在在皆然鱗次櫛比殆無空隙人非側肩僂背莫能入也賊從內而視外則明每以伏弩得志我從外而視內則闇雖有長技莫施審據軍前漢土官員曾經兩廣滇蜀等處征進者皆云山峒之險峻各省亦有之至於竹箐之深阻則所未嘗見也其地利之難如此苗巢所居率皆險僻幽翳天晴之日亦將午而後開朗未晡而已晦暝但遇稍陰卽霏霧迷濛尋丈莫辨計其陰雨十常六七蓋山嵐瘴濕氣候鬱蒸之所致也其天

時之難如此先年土官守法易以駕馭苗夷惟魯
易於牢籠自正德以來邊方多故土官征調皆顧
倩此苗以爲前鋒用能克敵稱強及至近年土官
構讐各厚餌此苗以助攻殺因而啟釁生亂由是
土人與苗互結姻親情多牽制且其技倆亦爲賊
所窺破無復畏憚今用土兵不免前弊欲擴而不
用彼以切近之地素稔之情不但引誘窩藏在所
必有甚或借兵齎糧豈能盡防況湖貴官軍皆不
足用湖廣除永順保靖之外其餘土酋可調之兵
能出千數者無幾至於貴州舍酉陽平茶之兵愈

少而愈難矣必欲別省調兵則又不諳地理成功
難必而其沿途擾害尤不可言決難輕調其事勢
之難如此苗賊常言朝廷有千萬軍馬我有千萬
山峒又云諸葛亮有七縱七擒我苗有三緊三慢
所謂緊者軍退則突出劫掠所謂慢者軍臨則散
漫潛藏又云不怕官府軍多只怕官府糧多蓋以
軍雖多而山箐深險力未易施糧若多而圍困久
長勢將自斃然彼明知道路梗澁糧運甚難料不
能多故爲此言其狡夷叵測之難如此歷觀史牒
所云大率皆然故昔人云自古用兵未有得志

於南夷者誠有以也前此兩省官司非不知地方之害亦非無滅賊之心然而莫肯以勦賊爲已任者蓋亦畏其難耳況遠得於傳聞者恒失其實旁觀於閒暇者每易其言不以爲邀功生事則以爲勞師費財人亦何苦冒地方之利害而招已身之艱危乎積習有年稔亂斯極其獨力任事之難如此

東南海寇日甚一日丙午

嘉靖二十五年

秋遂至浙西吾

邑亦被其害此事皆緣勢要之家通番獲大利以貽國家東南之憂 國初設官市舶正以通華夷

之情遷有無之貨如西邊茶市北邊馬市亦然觀其官以市舶爲名意可知矣 聖祖特起信國公

湯和於衰暮之年令其築城海上自山東至浙專防

倭寇而乃有市舶許海夷進貢豈無深意今徒禁絕番夷入貢遂使勢豪得侔其利禁愈嚴則勢豪之利愈重而殘殺之害愈酷矣要之勢豪之家亦必有殞身滅族之禍蓋緣其始欺官府而結海賊後復欺海賊而併其奇貨價金百不償一積怨旣深一旦致毒禍不遠矣

近日東南倭寇類多中國之人間有膂力膽氣謀

畧可用者往往爲賊躡路踏白設伏張疑陸營水寨據我險要聲東擊西知我虛實以故數年之內地方被其殘破至今未得殄滅緣此輩皆麤豪勇悍之徒本無致身之階又乏資身之策苟無恒心豈甘喙息欲求快意必至鴟張是以忍棄故鄉幡從異類倭奴籍華人爲耳目華人籍倭奴爲爪牙彼此依附出没海島倏忽千里莫可蹤跡況華夷之貨往來相易其有無之間貴賤頓異行者逾旬而操倍蓰之贏居者倚門而獲牙僧之利今欲一切斷絕竟致百計交通利孔旣塞亂源遂開驅扇

誘引徒衆日增若不包荒含垢早爲區處恐數年
之後或有如盧循孫恩黃巢王仙芝者益至滋蔓
遽難撲滅矣洪武年間倭奴數寇東南防海州縣
其時浙江一省旣遣信國公湯和築城又遣魏國
公徐輝祖安陸侯吳傑練兵又遣都督商暉楊文
劉德出戰又遣都督於顯出海巡倭此皆上公元
侯謀臣宿將尤且遲之數年未得寧息復遣南雄
侯趙庸招撫沿海漁丁島人鹽徒番戶籍爲水軍
至數萬人又遣萊州府同知趙秩禮部員外郎呂
淵宣諭倭奴迨至洪武二十五年以後而海上始

得安靜則凡可以解散賊黨者宜亟爲議處也
洪武初設太倉黃渡市舶司至今稱爲六國馬頭
尋以海夷黠勿令近京師遂罷之已復設於寧波
泉州廣州七年九月又罷後乃復設提舉一人副
提舉二人屬吏目一人驛丞一人三提舉司皆然

定變

宣德三年

戊申

五月蔡福朱廣薛聚于瓚魯貴李忠

伏誅福都督廣聚瓚皆都指揮貴指揮忠千戶福
等在交趾守又安被賊圍福不戰率廣等降賊且
教賊造攻具攻東關我兵九千餘人憤欲焚賊營

鹽邑志林 卷之三十四 四
三十六
福等又令百戶牟英告賊賊殺盡九千餘人遂攻
昌江等城福又歷說各城人降嘗至清化馳馬城
下大呼曰守城者可見幾全首領不然肝腦塗地
爲和州羅通等大罵而去至是則送福等歸京師
悉棄市籍其家

正統末雲南木麓川賊曾叛遣兵數十萬討之東
南騷動于時浙江葉宗留福建鄧茂七廣東黃蕭
養相扇而起各擁衆數十萬僭號攻城殺掠吏民
湖貴苗獠兩廣徭獍亦叛分遣文武大臣爲鎮守
總督提督叅贊協贊軍務巡撫巡視總兵副總兵

叅將分守協守守禦每省多至數十人少亦不下
十數人所在聚兵各數十萬浙江侍郎孫原貞副
都御史軒輓福建尚書金濂侍郎薛希璉兩廣侍
郎揭稽李棠都御史楊信民貴州侍郎侯璉寺丞
某湖廣都御史王來李實四川都御史李匡侍郎
羅綺

滿四固原土胡也驍健好殺時出劫行人掠牛馬
聚惡少食飲叅將劉清指揮馬傑稍法繩之四賂
掠資卽解卽數日又復中他事收捕捕至輒得賄
賄已又捕四大恨曰必殺此二人者成化四年四

月遂反不數月有衆二萬廷議請勅鎮守問激變

故勅未至清進與賊戰大敗寧遠伯任壽廣義伯吳琮

巡撫陳价都指揮費良皆敗或死兵部請合陝西

延綏寧夏三鎮兵進勦賊益肆行劫攻城殺掠吏

民羽書交至以都督劉玉爲總兵副都御史項忠

提督軍務會巡撫馬文升討賊忠未至陝陝西寧

夏兵先至不俟延綏兵輒進大敗四盡奪兩鎮軍

器聞大兵且至退保石城山忠等分兵七屯合圍

之戒勿戰困賊伏羗伯毛忠違命先登敗死賊益

張言且攻西安兵部尚書程信請改命撫寧侯永

總京邊軍四萬往討大設賞格擒四者賞金五百兩銀倍之官世指揮使四人共亦如之十一月忠圍賊益急度必破賊又聞別命將不敢輒止奏言宜令新總兵星馳赴援儻不日破賊別奏止兵

上手忠奏付太監懷恩等召兵部議內閣信曰兵行不可緩彭時商輅曰賊不能出入山自保我兵困之甚固觀忠疏賊不足憂也信曰不然忠且退至平涼未可知敢必其能困賊耶尚書白圭侍郎李震相視不言時曰然則度京軍當何時抵固原信曰明春二三月時曰勝負決今冬奈何至明年

觀忠奏賊憊矣止京軍便太監曰然然則邊軍去
乎時曰亦不去便輅曰留京軍而遣邊軍便信大
不平謂人曰忠敗陝西動搖內閣不得辭其責內
閣又輒言忠足辦滅賊觀其疏歲終賊平矣是月
丁丑忠計擒四

四心腹楊虎狸遠
汲被擒擇使內應

十二月捷音至

明年正月檻送四等三百人至京師太監問四反
故曰無奈清傑侵剝我也四等凌遲亦斬清傑
劉千斤者荆襄大盜景泰天順間河南北襄南湖
北流民聚鄖房山中者數十萬四出行劫急或拒
相毆脫官府捕之輒匿未敢公然格鬪成化元年

流劫鄧州李家李家豪有力盡聞諸上官云不捕
且入奏官府集兵圍捕急遂糾衆反稱大王將軍
國老軍師先鋒推千斤爲主劉長子苗龍虎副之
石和尚爲謀主勢甚猖獗攻掠河南南陽鄖陽西
至漢沔東及蘄黃尚書白圭撫寧伯朱永督諸軍
進討至漳南湖廣總兵李震以土兵來會議進兵
方畧千斤等懼遂擁衆出戰屬永病圭督震分兵
截勦破賊賊退保巢寨我兵乘勝進攻破之擒千
斤龍虎等和尚長子脫走益深入萬山中永病起
帥諸兵入山搜捕襄陽文總旗者隸都督喜信指

揮張英下頗驍健遇長子相搏不勝長子欲殺文
總旗總旗曰榜急石和尚汝無主名汝能縛和尚
獻軍門陞賞有榜例遂與俱見英英撫勞長子遣
去果誘獲和尚諸將忌英功大譁英匿賊賊英俱
不敢爭長子和尚竟以俘獻并千斤等伏誅未幾
千斤餘黨李胡子反野王剛小王洪亦反都御史
項忠討平之成化 年設湖廣行都司於鄖陽都
御史一人撫治寇盜稍息

嘉靖甲申

三年

大同伍堡軍叛殺巡撫張文錦叅將

賈鑑時總兵江桓坐視不能討賊朝廷罷桓以桂

勇代之令桂疾驅入大同誅首惡撫脅從且遣都督魯綱總兵侍郎胡錠提督軍務率兵屯陽和堡候勇誅首惡撫定卽班師勇已誅郭巴子等首惡十七人錠綱以爲功非已有起營而西大同軍復閉門及罵勇倒鬼誑我縛勇欲殺之勇不屈言汝等再殺我闔城無噍類矣乃釋勇盡殺勇家丁代王微服走宣府錠等又妄言功奏捷中朝皆知之不得已召還京是時內閣費宏不欲再用兵幸無事余及甌寧李默各上疏乞討賊李疏報聞余疏乙酉正月十七日進留中薊州總兵馬永亦請自

率兵討賊不聽以故大同叛軍至今為邊鎮大禍

事余父嗣寧李煥各土城之始如李益輝關余

不計日召置京長劫肉圍費不於再與兵幸無

王端娘去宜出鏡善又美言如奏封中博信味之

善再錄并聞知無難難矣以對良盡錄良來下外

開門及罷與回里瑞并轉良為邊之要不為言也

十十八遊離以念也非以麻鼓營而西大同軍

刺與精首務辦家唱喪詞良以若得日于善首惡

晉魯離離兵卦張附美對晉軍將軍李兵中則味

與升之今卦幾與人大同精首張附會我且盡